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三

五行志

昔武王克商以箕子歸作洪範其九疇之序一曰五行所以紀休咎之徵窮天人之際故後之修史者咸有其說焉蓋欲使後代帝王見災變而自省責躬修德崇仁

補過則禍消而福至此大畧也今故按五代之簡編記五行之災沴追為此志以示將來其于京房之舊說劉向之緒言則前史敘之詳矣此不復引以為證焉

水淹風雨

梁開平四年十月梁宋輝亳水詔令本州開倉賑貸十一月大風下詔曰自朔至今異風未息宜命祈禱

唐同光二年七月汴州雍丘縣大雨風拔樹傷稼曹州大水平地三尺八月江南大雨溢漫流入鄆州界十一

月中書門下奏今年秋天下州府多有水災百姓所納秋稅請特放加耗從之　三年六月至九月大雨江河崩決壞民田七月洛水泛漲壞天津橋漂近河廬舍艤舟為渡覆沒者日有之鄴都奏御河漲于石灰窯口開故河道以分水勢鞏縣河堤破壞厫倉八月勅如聞天津橋未通往來百官以舟船濟渡因茲傾覆兼路泥塗自今文武百官三日一趨朝宰臣即每日中書視事

四年正月勅自京已來（案此句疑有脫誤）幅圓千里水潦為沴

流亡漸多宜自今年三日後避正殿减常膳撤樂省費以荅天譴應去年經水災處鄉村有不給及逃移人户夏秋兩税及諸折科委逐處長吏切加點檢並與放免仍一年内不得雜差遣應在京及諸縣有停貯斛㪷並令減價出糶以濟公私如不遵守仰具聞奏　長興元年夏鄜州上言大水入城居人溺死　二年六月壬戌汴州上言大雨震文宣王廟講堂十一月壬子鄆州上言黄河暴漲漂溺四千餘户　三年四月棣州上言水

壞其城是月己巳鄆州上言黄河水溢岸闊三十里東流五月丁亥申州大水平地深七尺是月戊申襄州上言漢水入城壞民廬舍又壞均州郛郭水深三丈居民登山避水仍畫圖以進是月甲子洛水溢壞民廬舍

三年七月諸州大水宋亳潁尤甚宰臣奏曰今秋宋州管界水災最盛人户流亡粟價暴貴臣等商量請于本州倉出斛㪷依時出糶以救貧民從之是月秦州大水溺死窯谷内居民三十六人夔州赤甲山崩大水漂溺

居人　清泰元年九月連雨害稼詔曰久雨不止禮有所禳禜都城門三日不止乃祈山川告宗廟社稷宜令太子賓客李延範等禜諸城門太常卿李懌等告宗廟社稷

晉天福初高祖將建義于太原城中數處井泉暴溢四年七月西京大水伊洛瀍澗皆溢壞天津橋八月河決博平甘陵大水　六年九月河決于滑州一概東流居民登邱塚為水所隔詔所在發舟檝以救之兖州濮

州界皆為水所漂溺命鴻臚少卿魏玭將作少監郭廷讓右金吾衛將軍安濬右驍衛將軍田峻于滑濮澶鄆四州檢河水所害稼并撫問遭水百姓兖州又奏河水東流濶七十里至七年三月命宋州節度使安彦威率丁夫塞之河平建碑立廟于河決之所　開運元年六月黄河洛河泛溢堤堰鄭州原武滎澤縣界河決周廣順二年七月暴風雨京師水深二尺壞牆屋不可勝計諸州皆奏大雨所在河渠泛溢害稼　三年六月

諸州大水襄州漢江漲溢入城城内水深五尺倉庫漂盡居人溺者甚衆

地震

唐同光二年十一月鎮州地震　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魏博徐宿地大震　天成三年七月鄭州長興二年六月太原地震自二十五日子時至二十七日申時二十餘度左補闕李詳上疏曰臣聞天地之道以簡易示人鬼神之情以禍福為務王者祥瑞至而不喜

災異見而輒驚罔不寅畏上玄思答天譴臣聞北京地震日數稍多臣曾覽國書伏見高宗時晉州地震上謂羣臣曰豈朕政教之不明使晉州地震耶侍中張行成奏曰天陽也地陰也天陽君象地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將恐女謁任事臣下陰謀且晉州是陛下本封今地震焉尤彰其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又開元中秦州地震尋差官宣慰兼降使致祭山川所損之家委量事安置奏聞伏惟陛下中

興唐祚起自晉陽地數震于帝鄉理合思于天誡况聖明御宇于今六年歲稔時康人安俗阜臣慮天意恐陛下忘創業艱難之時有功成矜滿之意伏望特委親信兼選勲賢且往北京慰安容令兆問黎民之疾苦嚴山川之祭祀然後鑒前朝得喪之本採歴代聖哲之規崇不諱之風罷不急之務明宗深嘉之錫以三品章服十一月雄武軍復上言洛陽地震　三年八月秦州地大震　漢乾祐二年四月丁丑幽定滄營深貝等州地震

巡定尤甚
周廣順三年十月魏邢洺等州地震數日凡十餘度魏州尤甚
蟲魚禽獸
梁龍德末許州進綠毛龜宮中造室以畜之命之曰龜堂識者以為不祥之言
唐天祐十八年二月張文禮叛于鎮州時野水變其色如血游魚多死浮于水上識者知其必敗　十九年定

州王處直卒先是處直自為德政碑建樓于衙城内言有龍見或覩之其狀乃黄么蜥蜴也處直以為神異造龍牀以安之又城東麥田中有羣鵲數百平地為巢處直以為己德所感識者竊論曰蟲蛇隂物比藏山澤今據屋室人不得而有也南方為火火主禮禮之壞則羽蟲失性以文推之上失其道不安于位之兆也果為其子都所廢　應順元年閏正月丙寅辰時唐閔帝幸至德宫初出興教門有飛鳶自空而落死于御前是日大

風晦冥　清泰元年十月辛未巳時有雉金色自南飛入中書止于政事堂之上吏驅之不去良久又北飛是日民家得之　二年鄴西李固鎮有大鼠與蛇鬬于橋下鬬及日之中蛇不勝而死　三年三月戊午有蛇鼠鬬于洛陽師子門外而鼠殺蛇夏四月戊子熊入市形如人搏人又一熊自老君廟南走向城會車駕幸近郊從官射之而斃

漢乾祐三年正月有狐出明德樓獲之比常狐毛長腹

別有二足

周廣順三年六月河北諸州旬日内無烏既而聚澤潞之間山谷中集于林木壓樹枝皆折是年人疾疫死者甚衆至顯德元年河東劉崇為周師所敗伏尸流血故先萌其兆　顯德元年三月潞州高平縣有鵲巢于縣郭之南平地巢中七八鷂

蝗

梁開平元年六月許陳汝蔡潁五州蝝生有野禽羣飛

蔽空食之皆盡

唐同光三年九月鎮州奏飛蝗害稼

晉天福七年四月山東河南關西諸郡蝗害稼至八年四月天下諸州飛蝗害田食草木葉皆盡詔州縣長吏捕蝗華州節度使楊彥詢雍州節度使趙瑩命百姓捕蝗一斗以禄粟一斗賞之時蝗旱相繼人民流移飢者盈路關西餓殍尤甚死者十七八朝廷以軍食不充分命使臣諸道括粟麥晉祚自茲衰矣

漢乾祐元年七月青鄆兖齊濮沂密邢曹皆言蝝生開封府奏陽武雍邱襄邑等縣蝗開封尹侯益遣人以酒肴致祭尋為鸜鵒食之皆盡勑禁羅弋鸜鵒以其有吞蝗之異也　二年五月博州奏有蝝生化為蝶飛去宋州奏蝗一夕抱草而死差官祭之

火

唐天成四年十一月汝州火燒羽林軍營五百餘間先是司天奏熒惑入羽林飭京師為火備至是果應　長

興二年四月辛丑汴州封禪寺門扉上焱然火起延燒近舍是月魏州奏歴陽火先是下詔于諸道令為火備至是驗之　三年十二月壬戌懷州軍營内三處火光自起人至即滅並不焚燒舍宇明宗謂侍臣曰火妖乎侍臣曰恐妖人造作宜審詰之

晉天福三年十一月襄州奏火燒居民千餘家　九年春左龍武統軍皇甫遇從少帝禦契丹于鄆州北將戰之夕有火光熒熒然生于牙竿之上

周顯德五年四月吳越王錢俶奏十日夜杭州火焚燒府署殆盡世宗命中使賫詔撫問

草木石冰

梁開平三年春正月潞州軍前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村人因伐樹倒自分為兩片内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四載石進乃圖其狀以進梁祖異之命示百官莫有詳其義者及晉高祖即位人以為雖有圖姓計其甲子則二十有九年矣識者曰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

于傍則丙字也四字去中間兩畫加十字則申字也晉
祖即位之年乃丙申也
唐天祐五年長梆巷田家有殭桃樹經年舊坎猶在其
仆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于舊坎其家駭異倉
皇散走議者以漢昭帝時上林仆木起生枝時蟲蠹成
文而宣帝興今木理成文仆而重起乃莊宗中興之兆
也　同光元年冬十二月辛卯亳州太清宫道士上言
玄元皇帝殿前枯檜再生一枝畫圖以進　清泰末年

末帝先人墳側古佛刹中石像忽然揺動不已觀者咸訝焉

晉開運元年七月一日少帝御明德門宣赦改元是日遇大雷雨門内有井亭亭有石盆有走水槽槽有龍首其夕悉飄行數十步而龍首斷焉識者曰石國姓也此兆非祥石氏其遷乎其絶乎　二年正月汴州封邱門外壕水東北隅水上有文若大樹花葉芬敷之狀相連數十株宛若圖畫傾都觀之識者云唐景福中盧彦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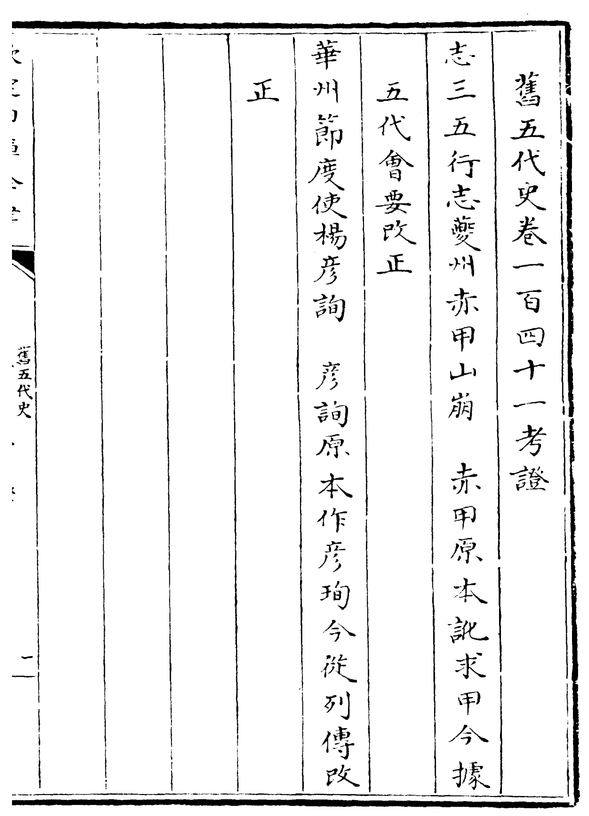
浮陽壕水有樹文亦如此時有高尼辭郡人曰此地當有兵難至光化中其郡果為燕師劉仁恭所陷　三年九月大水太原葭蘆茂盛最上一葉如旗狀皆南指十二月己丑雨木冰是月戊戌霜霧大降草木皆如冰

漢乾祐元年八月李守貞叛于河中境內蘆葉皆若旗旒之狀

周廣順三年春樞密使王峻遙鎮青州有司制旌節以備迎授前夕其節有聲主者曰昔後唐長興中安重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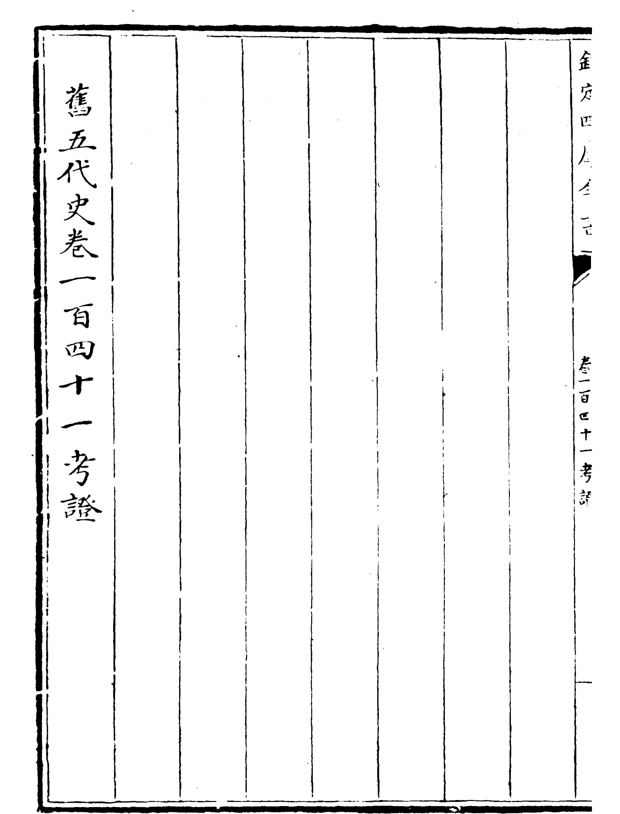
授河中其節亦有聲斯亦木之妖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志三五行志夔州赤甲山崩　赤甲原本訛朿甲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華州節度使楊彥詢　彥詢原本作彥珣今從列傳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四

禮志上 案禮志序原本闕

梁開平元年夏四月太祖初受禪乃立四廟于西京從近古之制也

唐同光二年六月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于北

都置廟今克復天下遷都洛陽却復本朝宗廟按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乃下尚書省集議禮部尚書王正言等奏議曰伏以都邑之制宗廟為先今卜洛居尊開基御宇事當師古神必依人北都先置宗廟不宜並設況每年朝享禮有常規時日既同神何所擬竊聞近例亦有從權如神主已修迎之藏于夾室若廟宇已崇虛之已為恒制若齊桓公之廟二主禮無明文古者師行亦無遷于廟主昔天后之崇鞏洛禮謂非宜漢

皇之戀豐滕事無所法況本朝故事禮院具明洛邑舊都嵩邱正位豈宜遠宮闕之居建祖宗之廟事非可久理在從長其北都宗廟請准太常禮院申奏停廢從之

天成元年中書舍人馬縞奏曰伏見漢晉已來諸侯王宗室承襲帝統除七廟之外皆别追尊親廟漢光武皇帝立先四代于南陽其後桓帝已下亦皆上考前修追崇先代乞依兩漢故事别立親廟詔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禮部尚書蕭頃等議曰伏見方冊所載聖賢所

存將達蘋藻之誠宜有粢柷之制臣等集議其追尊位號及建廟都邑乞特降制命依馬縞所議　天成二年中書門下又奏伏以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謚廣孝稱皇載于諸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乞聖慈俯從人願許取皇而薦號兼上謚以尊名改置園陵仍增兵衛遂詔太常禮院定其儀制焉太常愽士王丕等引漢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蠡吾侯曰孝崇皇帝為例請付太常卿定謚

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馬縞復議曰伏准兩漢故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統則必追尊父祖修樹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孝饗之道故事具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別崇謚法追曰某皇所謂孝德孝穆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烏程侯繼嗣追父和為文皇帝事出非常不堪垂訓今據禮院狀漢安帝以下若據本紀又不見帝字伏以謚法德象天地曰帝伏緣禮院已曾奏聞難將兩漢故事便述尊名請詔百官集議時右僕射

李琪等議曰伏覩歷代已來宗廟成制繼襲無異沿革或殊馬縞所奏禮有按據乞下制命令馬縞虔依典冊以述尊名時明宗意欲兼加帝字乃下詔曰朕聞國承家得以制禮作樂故三皇不相襲五帝不相沿隨代創規于理無爽矧或情關祖禰事繫烝嘗且追謚追尊稱皇與帝既有減增之字合陳褒貶之詞大約二名俱為尊稱若三皇之代故不可加帝五帝之代不可言皇爰自秦朝便兼二號至若玄元皇帝事隔千祀宗追一源

猶顯册于鴻名豈須遵于漢典況朕居九五之位為億兆之尊不可總二名于恥躬惜一字于先代苟隨執議何表孝誠可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于中書逐班各陳所見惟李琪等請于祖禰二室先加帝字宰臣合衆議奏曰恭以朝廷之重宗廟為先事繫承祧義符致美且聖朝追尊之日即引漢氏舊儀在漢氏封崇之時復依何代故事理關凝滯未恊聖謨道合變通方為民則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正朔服色尚有改更尊

祖奉先何妨沿革若應州必立別廟即地遠上都今據開元中追尊皐陶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皆立廟于京都臣等商量所議追尊四廟望依御札並加皇帝之號兼請于洛京立廟勑宜于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案文獻通攷後唐之所謂七廟者以沙陀之獻祖國昌太祖克用莊宗存勗而上繼唐之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此所謂四廟者又明宗代北之高曾祖父也　其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莊宗神主以此月十日祔廟七室之内合有祧遷中書門下奏議請祧懿祖一室後下百寮集議禮部尚

書蕭頃等奏請從中書所奏從之　應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以大行山陵畢祔廟今太廟見饗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大行升祔禮合祧遷獻祖請下尚書省集議太子少傅盧質等議曰臣等以親盡從祧垂于舊典疑事無質素有明文頃莊宗皇帝再造寰區復隆宗廟追三祖于先遠復四室于本朝式遇祧遷旋成沿革及莊宗升祔以懿祖從祧蓋非嗣立之君所以先遷其室光武滅新之後始有追尊之儀

比秖在于南陽元不歸于太廟引事且踈于故實此時須禀于所規將來升祔先朝次合祧遷獻祖既協隨時之義又符變禮之文從之時議以懿祖賜姓于懿宗以支庶繫太宗例宜以懿為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于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謚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父子俱懿于理可乎將朱耶三世與唐室四廟連敘昭穆非禮之甚也議祧者不知受氏于唐懿宗

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禮論之始祧昭宗次祧獻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

晉天福二年正月中書門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廟望令所司速具制度典禮以聞從之二月太常博士　䪨議曰夫宗廟之制歷代為難須考禮經以求故事謹按尚書堯典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此是堯之廟也猶未載其数又按郊祀録曰夏立五廟商立六廟周立七廟漢初立祖宗廟于郡國共計一百六十七所後漢光

武中興後别立六廟魏明帝初立親廟四後重議依周法立七廟晉武帝受禪初立六廟後復立七廟宋武帝初立六廟齊朝亦立六廟隨文帝受命初立親廟四至大業元年煬帝欲遵周法議立七廟次屬傳禪于唐武德元年六月四日始立四廟于長安至貞觀元年命有司詳議廟制遂立七廟至開元十一年後創立九廟又按禮記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玄注云高祖已下至禰四世即親盡也

更立始祖為不遷之廟共五廟也又按禮記祭法及王制孔子家語春秋穀梁傳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此是降殺以兩之義又按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又按疑義云天子立七廟或四廟蓋有其義也如四廟者從禰至高祖已下親盡故有四廟之理又立七廟者緣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封立始祖即于四親之外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所以有五廟六廟或七廟九廟欲後代子孫觀其功德故

尚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矣又按周捨論云自江左已來晉宋齊梁相承多立七廟今臣等參詳唯立七廟即並通其理伏緣宗廟事大不敢執以一理定之故檢七廟四廟二件之文俱得其宜佗所論者並皆勿取請下三省集百官詳議勑旨宜依左僕射劉昫等議曰臣等今月八日伏奉勑命于尚書省集議太常博士段顒所議宗廟事伏以將敷至化以達萬方克致平和必先宗廟故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疏

云周制之七者太祖廟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商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則不過五此則天子諸侯七五之異明矣至于三代已後魏晉宋齊隋及唐初多立六廟或四廟蓋于建國之始不盈七廟之數也今欲請立自高祖已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伏俟聖裁御史

中丞張昭遠奏議曰臣前月中預都省集議宗廟事伏見議狀于親廟之外請别立始祖一廟近奉中書門下牒再令百官于都省議定聞奏者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唯商周三代以稷契為大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又曰商人六廟契及成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祖唯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制

鄭玄所釋即商周以稷契為太祖夏后無太祖亦無追謚之廟自商周以来時更十代皆于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為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即恐詞繁事要謚明湏陳梗槩漢以高祖父太上皇執嘉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為高祖魏以曹公相漢垂三十年始封于魏故為太祖晉以宣王輔魏有功立為高祖以景帝始封晉故為太祖宋氏先世官閥卑微雖追崇帝號劉裕自為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

得為太祖高帝自為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佑齊室封侯位至領軍丹陽尹雖不受封于梁亦為太祖陳武帝父文讃生無名位以武帝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即位亦追為太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魏經營王業始封于周故為太祖隋文帝輔周室有大功始封于隋故為太祖唐高祖神堯祖父虎為周八柱國隋代追封唐公故為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亦立四廟朱公先世無名位雖追冊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為太祖

此則前代追册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為祖宗商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于唐虞之際故追尊為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仍須親廟今亦祖言往例以取譏明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為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為始祖魏稱曹參之後不以參為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卬之後不以卬為始祖宋稱漢楚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為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後不以蕭

何為始祖陳稱太邱長陳實之後不以實為始祖元魏稱李陵之後不以陵為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為始祖隋稱楊震之後不以楊震為始祖唐稱臯陶老子之後不以臯陶老子為始祖唯唐高宗則天武后臨朝草唐稱周又立七廟仍追册周文王姬昌為始祖此蓋當時附麗之徒不諳故實武后立姬廟乖越已甚曲臺之人到今嗤誚臣遠觀秦漢下至周隋禮 衣冠聲明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如

温魏顔虞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有師法夫追崇先王先母之儀起于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為天子宗廟饗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據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為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之初多崇四廟從周制也況商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

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為太祖謹議以聞勑宜令尚書省集百官將前議狀與張昭遠所陳連定奪聞奏左僕射劉煦等再議奏曰臣等今月十三日再于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夫王者祖武宗文郊天祀地故有追崇之典以申配饗之儀切詳太常禮院議狀唯立七廟四廟即並通其理其他所論並皆勿取七廟者按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云此周制也詳其禮經即是周家七廟之定數四廟者謂高曾

祖禰四世也按周本紀及禮記大傳皆曰武王即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以后稷為堯稷官故追尊為太祖此即周武王初有天下追尊四廟之明文也故自漢魏已降迄于周隋創業之君追謚不過四世約周制也此禮行之已久事在不疑今參詳都省前議狀請立四廟外別行始祖取裁未為定議續准敕據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請創立四廟之外無別封始祖之文況國家禮樂刑名皆依唐典宗廟之制須約舊章請依唐朝追尊獻祖

宣皇帝懿祖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故事追尊四廟為定從之　七年七月太常禮院奏國朝見饗四廟靖祖肅祖睿祖憲祖今大行皇帝將行升祔按會要唐武德元年立四廟于長安貞觀九年高祖神堯皇帝崩命有司詳議廟制議以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祔廟今先帝神主請同唐祖升祔從之

漢天福十二年閏七月時漢高祖已即位尚仍天福之號太常博士段顒奏議曰伏以宗廟之制歷代為難須

按禮經旁求故實又緣禮貴隨時損益不定今參詳歷代故事立高曽祖禰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為始祖百代不遷之廟居東向之位共為五廟庶符往例又合禮經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吏部尚書竇貞固等議云按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疏云周制之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于光武中興及歷代多立六廟或四廟蓋建國之

始未盈七廟之數又按郊祀録王肅云德厚者流澤廣天子可以事六代之義也今欲請立高祖已下四親廟又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即于四親廟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廟外更請上追高皇帝光武皇帝共立六廟從之文獻通考莊宗明宗既捨其祖而祖唐之祖矣及敬瑭知遠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華胄自詭故於四親之外必求所謂始祖而祖之張昭遠之言議正而詞偉矣至漢初則段顒竇貞固之徒曲為諂附乃至上祖高光以為六廟云

周廣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議合立太廟

室数若守文繼體則魏晉有七廟之文若創業開基則
隋唐有四廟之議聖朝請依近禮追謚四廟伏恐所議
未同請下百官集議太子太傅和凝等議請據禮官議
立四親廟從之五代會要和凝議曰恭以肇啟洪圖惟新黄屋左宗廟而右社稷率由舊章崇祖禰而辨尊卑載于前史雖質文互變義趣各殊或觀損益之規咸繫興隆之始陛下體元立極本義祖仁開變家成國之基遵奉先思孝之道合據禮官議立四親廟以叶前文從之其年四月中書
門下奏太常禮院申七月一日皇帝御崇元殿命使奉
册四廟准舊儀服衮冕即座太尉引册案入皇帝降座

引立于御座前南向中書令奉册案進皇帝搢珪捧授册使跪受轉授舁册官其進寶授寶儀如册案臣等參詳至時請皇帝降階授册從之　三年九月將有事于南郊議于東京别建太廟時太常禮院言准洛京廟室一十五間分為四室東西各有夾室四神門每方屋一間各三門戟二十四别有齋宫神厨屋宇准禮左宗廟右社稷在國城内請下所司修奉從之　其月太常禮院奏迎太廟社稷神主到京其日未審皇帝親出郊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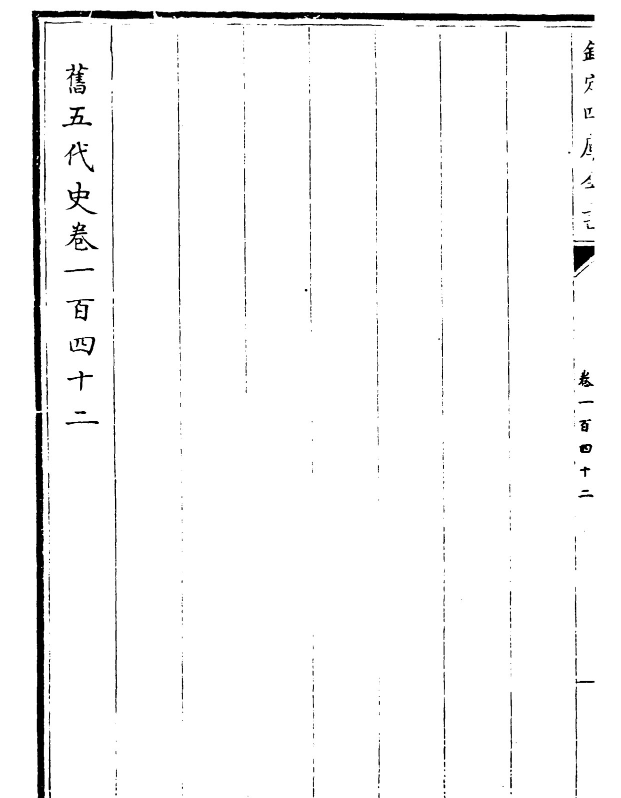
迎奉否檢討故事元無禮例伏請名三省官集議勑宜令尚書省四品已上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同參議司徒竇貞固司空蘇禹珪等議按吳主孫休即位迎祖父神主于吳郡入附太廟前一日出城野次明日常服奉迎此其例也遂署狀言車駕出城奉迎為是請下禮儀使草定儀注至十月禮儀使奏太廟神主將至前一日儀仗出城掌次于西御莊東北設神主行廟幄幕面南其日放朝羣臣早出西門皇帝常服出城詣行宮羣臣起

居畢就次神主將至羣臣班定皇帝立于班前神主至太常卿請皇帝再拜羣臣俱拜神主就行廟幄幕坐設常饌羣臣班于神幄前侍中就次請皇帝謁神主既至羣臣再拜皇帝進酒畢再拜羣臣俱拜皇帝還幄羣臣先赴太廟門外立班俟皇帝至起居俟神主至羣臣班于廟門外皇帝立于班前太常卿請皇帝再拜羣臣俱拜皇帝還幄羣臣就次宮闈令安神主于本室訖羣臣班于廟庭太常卿請皇帝于四室奠饗逐室皇帝再拜

羣臣俱拜四室祔饗畢皇帝還宮前件儀注望付中書門下宣下從之　顯德六年七月詔以大行皇帝山陵有期神主將祔太廟其廟殿室宇合添修否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奏議曰奉勅為大行皇帝山陵有期神主祔廟恐殿室間數少合重添修今詣廟中相度若是添修廟殿一間至兩間並須移動諸神門及角樓宮牆伏舍及堂殿正面檐栿階道亦須東省牲立班位直至齋宮漸近迫窄今重拆廟殿續更添修不唯重勞

蕉恐未便竊見廟殿見虛東西二夾室況未有祧遷之主欲請不拆廟殿更添間數即便將夾室重安排六室位次所有動移神主若准舊禮于殿庭權設行廟幕殿即恐雨水猶多難于陳設伏請權于太廟齋宮內奉安神主至修奉畢日庶為宜稱又按禮記云廟成則于中屋刲羊以釁之夾室則用雞又大戴禮及通典亦有夾室祭文觀義乃是備廟之制況新主祔廟諸經有遷易之文考古沿今庶合通理伏請遞遷諸室奉安大行皇

皇帝神主以符禮意勑依典禮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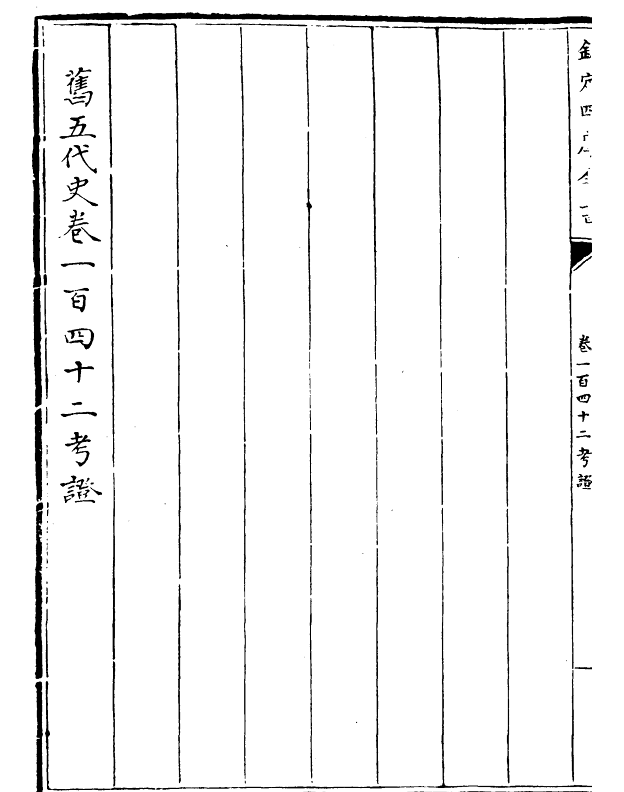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考證

志四禮志上蠡吾侯　蠡吾原本訛蠡愚今據後漢書改正

周捨論　周捨原本訛周拾今據新唐書禮志改正

漢稱唐堯劉累之後　劉累原本訛劉里今據漢書改正

懿祖光皇帝　懿祖原本作義祖今從新唐書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五

禮志下

後唐長興元年九月太常禮院奏來年四月孟夏禘饗于太廟謹按禮經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祫以孟夏已毀未毀之主並合食于太祖之廟逐廟功臣配饗于

本朝之庭本朝寶應元年定禮奉景皇帝高祖太宗為
始封之祖既廟號太祖百代不遷每遇禘祫位居東向
之尊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已下列聖子孫各序昭
穆南北相向合食于前聖朝中興重修宗廟今太廟見
饗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七廟太祖景皇
帝在祧廟之數不列廟饗將來禘禮若奉高祖居東向
之尊則禘饗不及于太祖代祖若以祧廟太祖居東向
之位則又違于禮意今所司修奉祧廟神主及諸色法

物已備合預請參詳事須具狀申奏勑下尚書省集百官詳議戶部尚書韓彥惲等奏議曰伏以本朝尊受命之祖景皇帝為始封之君百代不遷長居廟食自貞觀至于天祐無所改更聖祖神孫左昭右穆自中興國祚再議宗祊以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祖宗欲尊太祖之位將行東向之儀爰命羣臣同議可否伏詳本朝列聖之舊典明皇定禮之新規開元十年特立九廟子孫遵守歷代無虧今既行定禮之規又以祧太祖之

室昔德宗廟將行禘祫之禮顏真卿議請奉獻祖居東向之位景皇帝暫居昭穆之列考之于貞元則以為誤行之于今日正得其禮今欲請每遇禘祫之歲暫奉景皇帝居東向之尊自元皇帝以下敘列昭穆從之

周廣順三年冬十月禮儀使奏郊廟祝文禮例云古者文字皆書于册而有長短之差魏晉郊廟祝文書于册唐初悉用祝版唯陵廟用玉册𤣥宗親祭郊廟用玉為册德宗朝博士陸淳議准禮用祝版祭已燔之可其議

貞元六年親祭又用竹冊當司准開元禮並用祝版梁
朝依禮行之至明宗郊天又用竹冊今詳酌禮例祝版
為宜從之　廣順三年九月南郊禮儀使奏郊祀所用
珪璧制度准禮祀上帝以蒼璧祀地祇以黃琮祀五帝
以珪璋琥璜其玉各依本方正色祀日月以珪璋祀神
州以兩珪有邸其用幣天以蒼色地以黃色配帝以白
色日月五帝各從本方之色皆長一丈八尺其珪璧之
狀璧圓而琮八方珪上銳而下方半珪曰璋琥為虎形

半璧曰璜其珪璧琮璜皆長一尺二寸四珪有邸邸本也珪著于璧而整肅也日月星辰以珪璧五寸前件珪璧雖有圖樣而長短之說或殊按唐開元中玄宗詔曰祀神以玉取其精潔比來用珉不可行也如或以玉難辦寧小其制度以取其真今郊廟所修珪璧量玉大小不必皆從古制伏請下所司修制從之顯德四年夏四月禮官博士等准詔議祭器祭玉制度以聞時國子祭酒尹拙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蒼璧所以祀天其長十

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又引江都集白虎通等諸書所説云璧皆外圓内方又云璜琮所以祀地其長十寸以法地之数其琮外方内圓八角而有好國子博士聶崇義以為璧内外皆圓其徑九寸又按阮氏鄭玄圖皆云九寸周禮玉人職又有九寸之璧及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注云好孔也肉邊也而不載尺寸之数崇義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兩邊肉各三寸通

好共九寸則其璧九寸明矣崇義又云璜琮八方以象
地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一寸按周禮疏
及阮氏圖並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無好崇
義又云琮璜珪璧俱是祀天地之器而爾雅唯言璧環
瑗三者有好其餘璜琮諸器並不言之則璜琮八角而
無好明矣太常卿田敏以下議以為尹拙所說雖有所
據而崇義援周禮正文其理稍優請從之其諸祭器制
度亦多以崇義所議為定　顯德二年秋八月兵部尚

書張昭上言今月十二日伏蒙宸慈名對面奉聖旨每年祀祭多用太牢念其耕稼之勞更備犧牲之用比諸豢養特可愍傷令臣等討故事可以佗牲代否臣仰稟綸言退尋禮籍其三牲八簋之制五禮六樂之文著在典彝迭相沿襲累經朝代無所改更臣聞古者燔黍捭豚尚多質略近則梁武㔡牲竹脯不可宗師雖好生之德則然于奉先之儀太劣蓋禮主于信孝本因心黍稷非馨鬼神饗德不必牲牢之巨細籩豆之方圓苟血祀

長保于宗祧而牲俎何須于繭栗但以國之大事儒者久行易以他牢恐未為便以臣愚見其南北郊宗廟社稷朝日夕月等大祠如皇帝親行事備三牲如有司攝行事則用少牢已下雖非舊典貴减牲牛是時太常卿田敏又奏云臣奉聖旨為祭用犢事今太僕寺供犢一年四季都用犢二十二頭唐會要武德九年十月詔祭祀之意本以為民窮民事神有乖正直殺牛不如礿祭明德即是馨香望古推今民神一揆其祭圜丘方澤宗

廟已外並可止用少牢用少牢者用特牲代時和年豐然後克修常禮又按會要天寶六載正月十三日敕文祭祀之典犧牲所備將有達于虔誠蓋不資于廣殺自今後每大祭祀應用騂犢宜令所司量減其數仍永為恒式其年起請以舊料每年用犢二百一十二頭今請減一百六十三頭止用三十九頭餘祠饗並停用犢至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赦文國之大事郊祀為先貴其至誠不美多品黍稷雖設猶或非馨牲牢空多未為

能饗圜丘方澤任依恒式宗廟諸祠臨時獻熟用懷明德之馨庶合西鄰之祭其年起請昊天上帝太廟各太牢一餘祭並隨事而供若據天寶六載自二百一十二頭減用三十九頭據武德九年每年用犢十頭圜丘方澤一宗廟五據上元二年起請祇昊天上帝太廟又無方澤則九頭矣今國家用牛比開元天寶則不多比武德上元則過其大半案會要太僕寺有牧監掌孳課之事乞今後太僕寺養孳課牛其犢遇祭昊天前三月養

之滌宮取其蕩滌清潔餘祭則不養滌宮若臨時買牛恐非典故奉勑祭祀尚誠祝史貴信非誠與信何以事神礿祭重于殺牛黍稷輕于明德犧牲之數具載典經前代以來或有增損宜採酌中之禮且從貴少之文起今後祭圜丘方澤社稷並依舊用犢其太廟及諸祠宜准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制並不用犢如皇帝親行事則依常式

後唐同光二年三月十日祀部奏本朝舊儀太微宮每

年五薦獻其南郊壇每年四祠祭吏部申奏請差中書門下攝太尉行事其太廟及諸郊壇並吏部差三品已上攝太尉行事從之至其年七月中書門下奏據尚書祠部狀每年太微宮五薦獻南郊壇四祠祭並宰相攝太尉行事惟太廟時祭獨遣庶僚雖為舊規慮成闕禮臣等商量今後太廟祠祭亦望差宰臣行事從之 三年十一月禮儀使奏伏准禮經喪三年不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行事此古制也爰自漢文益尊神器務狥公絶

私之義行以日易月之制事久相沿禮從順變今園陵已畢祥練既除宗廟不可以乏享神祇不可以廢祀宜遵禮意式展孝思伏請自貞簡太后升祔禮畢應宗廟使樂及羣祀並准舊施行從之　天成四年九月太常寺奏伏見大祠則差宰臣行事中祠則差諸寺卿監行事小祠則委太祝奉禮今後凡小祠請差五品官行事從之　其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太微宮太廟南郊壇宰臣行事宿齋百官皆預人事伏以奉命行事精誠齋宿

儻偏見于朝官洪不處于祠祭今後宰臣行事文武兩班望令並不得到宿齋處者奉勅宜依　其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今後宰臣致齋內請不押班不知印不起居或遇國忌應行事官受誓戒並不赴行香并不奏覆刑殺公事及大祠致齋內請不開宴從之　長興二年五月尚書左丞崔儉奏大祠差官行事皇帝雖不預祭其日亦不視朝伏見車駕其日或出于理不便今後請每遇大祀中祀車駕不出從之　四年二月太常博士

路般奏比來小祠已上公卿皆著祭服行事近日唯郊廟太微宮具祭服五郊迎氣日月諸祠並衹常服行事兼本司執事人等皆著隨事衣裝狼籍鞋履便隨公卿升降于壇墠按祠部令中祠以上應齋郎等升壇行事者並給潔服事畢收納今後中祠已上公卿請具祭服執事升壇人並着具緋衣幘子又臣檢禮閣新儀太微宮使卯時行事近年依諸郊廟例五更初便行事今後請依舊以卯時從之

清泰元年五月中書門下奏據

太常禮院申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今月二十日祔廟太尉合差宰臣攝行緣馮道在假李愚十八日私忌在致齋内今劉煦又奏見判三司事煩請免祀事今與禮官參酌諸私忌日遇大朝會入閤宣名尚赴朝參今祔饗事大忌屬私齋日請比大朝會宣名例差李愚行事從之

晉開運三年六月西京留司監祭使奏以祠祭所定行事官臨日或遇疾病或奉詔赴闕留司吏部郎中一人

主判有闕便依次第定名廡無闕事從之　天成三年十一月太常定唐少帝為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博士呂朋龜奏謹按禮經臣不誄君稱天以謚之是以本朝故事命太尉率百僚奉謚冊告天于圜丘廻讀于靈座前並在七月之内謚冊入陵若追尊定謚命太尉讀謚冊于太廟藏冊于本廟伏以景宗皇帝頃負沈冤歲月深遠園陵已修不祔于廟則景宗皇帝親在七廟之外今聖朝申冤追尊定謚重新帝號須撰禮儀又禮

云君不逾年不入宗廟且漢之殤冲質君臣已成晉之惠懷愍俱負艱難皆不列廟食止祀于園寢臣等切詳故實欲請立景宗皇帝廟于園所命使奉册書寶綬上謚于廟便奉太牢祀之其四時委守奉薦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官詳議施行右散騎常侍蕭希甫等議請依禮院所奏奉勑宜令本州城内選地起廟乃于曹州立廟

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先據太常寺定少帝謚昭宣光烈孝皇帝號景宗者伏以景宗生曾為帝饗乃承祧

既號景宗合入宗廟如不入宗廟難以言宗于理而論祧一遠廟安少帝神主于太廟即昭穆序而宗祀正今或且居别廟即請不言景宗但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兼冊文内有基字是玄宗廟諱雖尋常詔勅皆不廻避少帝是繼世之孫不欲斥烈聖之諱今改基為宗字從之

五代會要風俗通陳孔璋云尊卑有叙喪祭哀敬各有攸終欲令言著而可遵事施而不犯禮云卒哭之後宰執木鐸徇于宫曰捨故而諱新故謂毁廟之主也思遠屬絶名不可諱今昭宣上去玄宗十四世奏改冊文非典故也

八月戊申明宗服衮冕御文明殿追冊昭宣光烈

孝皇帝禮畢冊使兵部尚書盧質押冊出應天門登車鹵簿鼓吹前導入都停驛翌日登車赴曹州時議者以追尊則可立之為宗不入太廟深為失禮夫言宗者功業纂于祖禰德澤被于生民發號申令可也且輝王纂嗣之日國命出于賊臣君父銜寃母后塗炭遭罹放逐毀祚覆亡追謚易名當循故實如漢之冲質晉之閔懷但尊稱而無廟號前代亡國者周赧漢獻魏陳留亦不稱宗中興之追謚者孺子嬰光武竟無追宗之典設如

自我作古酌于人情則謂之為景宣光烈深不稱也古之周景漢景周宣漢宣皆中興再造之主至如國朝太祖曰景皇帝以受命而有唐室宣宗皇帝以隔代承運皇綱復振故也今輝王亡國墜業謂之宣景得無謬乎先是太常既奏下尚書省集議雖有智者依違不言至是既立為景宗陵號温陵乃于曹州置廟以時告享仍以本州刺史以下為三獻官後宰臣知其非乃奏去廟號

晉天福四年十一月太常禮院奏議立唐廟引武德年故事祀隋三帝今請立近朝莊宗明宗閔帝三廟庶合前規詔曰德莫盛于繼絶禮莫重于奉先莊宗立興復之功明宗垂光大之業逮乎閔帝實繼本枝然則丕緒洪源皆尊唐室繼周者須崇后稷嗣漢者必奉高皇將啓嚴祠當崇茂典宜立唐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廟制其月太常禮院又度唐廟制庶請以至德宫正殿隔為五室三分之南去地四尺以石為搯中容二主

廟之南一屋三門門戟二十有四東西一屋一門門無
棨戟四仲之祭一羊一豕如其中祠幣帛牲牢之類光
祿主之祠祝之文不進不署神厨之具鴻臚督之五帝
五后凡十主未遷者六未立者四未謚者三高宗太宗
與其后暨莊宗明宗凡主在清化里之寢宮祭前二日
以殿中織扇二十迎置新廟以享祀閔皇帝莊宗明宗
二后及魯國孔夫人神主四座請修制祔廟及三后請
定謚法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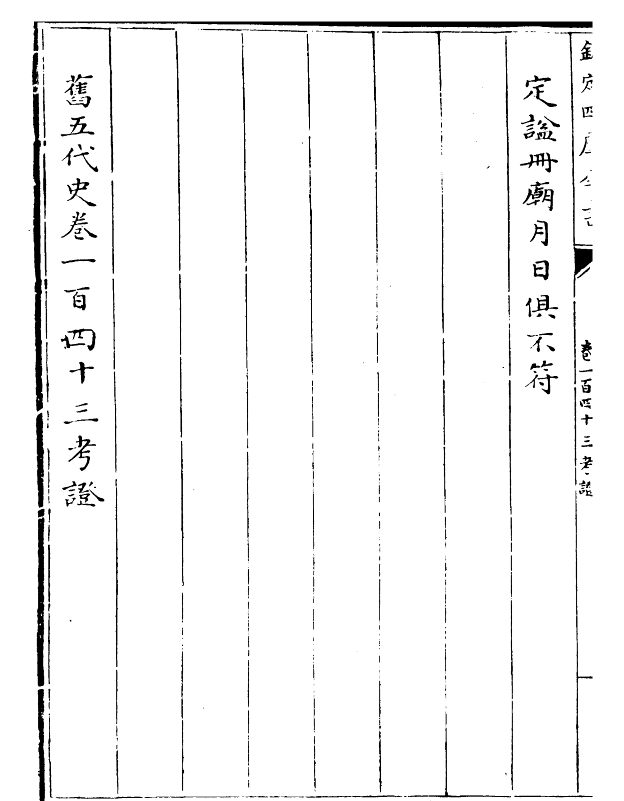
周廣順元年二月太常禮院上言准勑遷漢廟入昇平宮其唐晉兩朝皆止五廟遷移今漢七廟未審總移為復祇移五廟勑宜准前勑並移于昇平宮其法物神厨齋院祭服祭器饌料皆依中神例用少牢光祿等寺給其讀文太祝及奉禮郎太常寺差每仲饗以漢宗子為三獻從之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三考證

志五禮志下寶應元年　寶應原本訛寶寧考新唐書寶應係代宗年號無所謂寶寧者今改正

並着具緋衣幘子　緋衣原本作絳衣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天成三年十一月太常定唐少帝為昭宣光烈孝皇帝四年八月戊申明宗服衮冕御文明殿追冊昭宣光烈孝皇帝　歐陽史作四年五月乙酉追謚與是志



定謚册廟月日俱不符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四十五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六

樂志上

古之王者理定制禮功成作樂所以昭事天地統和人神歷代已來舊章斯在洎唐季之亂咸鎬為墟梁運雖興英莖掃地莊宗起于朔野經始霸圖其所存者不過

邊部鄭聲而已先王雅樂殆將泯絶當同光天成之際或有事清廟或祈祀泰壇雖簨簴猶施而宮商孰辨遂使磬襄鼗武入河漢而不歸湯濩舜韶混陵谷而俱失洎晉高祖奄登大寳思迪前規爰詔有司重興二舞旋屬烽火爲亂聲明法罔修漢祚幾何無暇制作周顯德五年冬將立歲仗有司以崇牙樹羽宿設于殿庭世宗因親臨樂懸試其聲奏見鐘磬之類有設而不擊者訊于工師皆不能對世宗惻然乃命翰林學士判太常寺

事竇儼參詳其制又命樞密使王朴攷正其聲朴乃用

古累黍之法以審其度造成律準其狀如琴而巨凡設

十三弦以定六律六呂旋相爲宫之義世宗善之申命

百官議而行之今亦備紀于後以志五代雅樂沿革之

由焉

梁開平初太祖受禪始建宗廟凡四室每室有登歌酌

獻之舞

肅祖宣元皇帝室曰大合之舞

敬祖光憲皇帝室曰象功之舞

憲祖昭武皇帝室曰來儀之舞

烈祖文祖皇帝室曰昭德之舞

登歌樂章各一首 五代會要云太常少卿楊煥撰

二年春梁祖將議郊禋有司撰進樂名舞名

樂曰慶和之樂

舞曰崇德之舞

皇帝行奏慶順

奠玉帛登歌奏慶平
迎俎奏慶肅
酌獻奏慶熙
飲福酒奏慶隆
送文舞迎武舞奏慶融
亞獻奏慶和
終獻奏慶休
樂章各一首

太廟迎神舞名開平

皇帝行盥手登歌飲福酒徹豆送神皆奏樂

樂章各一首

唐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廟室酌獻舞武成之舞

登歌樂章一首

五代會要云尚書兵部侍郎崔居儉撰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廟室酌獻舞雍熙之舞

登歌樂章一首

五代會要云太常卿盧文紀撰

晉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廟室酌獻舞咸和之舞

登歌樂章一首 五代會要云太子賓客判太常寺事趙光輔撰

漢文祖明元皇帝廟室酌獻舞靈長之舞

德祖恭僖皇帝廟室酌獻舞積善之舞

翼祖昭獻皇帝廟室酌獻舞顯仁之舞

顯祖章聖皇帝廟室酌獻舞章慶之舞

登歌樂章各一首 五代會要云太常卿張昭撰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廟室酌獻舞觀德之舞

登歌樂章一首

周信祖睿和皇帝廟室酌獻舞肅雍之舞

僖宗明憲皇帝廟室酌獻舞章德之舞

義祖翼順皇帝廟室酌獻舞善慶之舞

慶祖章肅皇帝廟室酌獻舞觀成之舞

登歌樂章各一首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廟室酌獻舞明德之舞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廟室酌獻舞定功之舞

登歌樂章各一首

五代會要太祖廟室樂章太常卿田敏撰世宗廟室樂章

樂章詞多不録

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撰

右樂章

晉天福四年十二月禮官奏來歲正旦王公上壽皇帝舉酒請奏玄同之樂再舉酒奏文同之樂從之五年始議重興二舞詔曰正冬二節朝會舊儀廢于離亂之時興自和平之代將期備物全繫用心須議擇人同為定制其正冬朝會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宜差太常卿崔梲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

與太常寺官一一詳定禮從新意道在舊章庶知治世之和漸見移風之善其年秋柷等具述制度上奏云案禮云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安上治人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故樂書議舞云夫樂在耳曰聲在目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于心難以貌覩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和合則大樂備矣又按合義鐃問鼓吹十二案合于何所答云周禮鼓人掌六

鼓四金漢朝乃有黃門鼓吹崔豹古今注云因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為二十八曲梁置鼓吹清商令二人唐又有㧡鼓金鉦大鼓長鳴歌簫笳笛合為鼓吹十二案大享會則設于懸外此乃是設二舞及鼓吹十二案之由也今議一從令式排列教習文舞郎六十四人分為八佾每佾八人左手執籥禮云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周禮有籥師教國子爾雅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大者七孔謂之筬歷代已來文舞所用凡

用籥六十有四右手執翟周禮所謂羽舞也書云舞干羽于兩階翟山雉也以雉羽分析連攢而為之二人執纛前引數于舞人之外舞人冠進賢冠服黄紗中單皁領褾白練襠襠白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白布襪武舞郎六十四人分為八佾左手執干干楯今之旁牌所以翳身也其色赤中畫獸形故謂之朱干周禮所謂兵舞取武象用楯六十有四右手執戚斧也上飾以玉故謂之玉戚二人執旌前引旌似旗而小絳色畫升龍二人

執鼗鼓二人執鐸周禮有四金之奏其三曰金鐸以通鼓形如大鈴仰而振之金錞二每錞二人舉之一人奏之周禮四金之奏一曰金錞以和鼓銅鑄為之其色玄其形圓若櫂上大下小高三尺六寸有六分圍二尺四寸上有伏虎之狀旁有耳獸形銜鐶二人執鐃以次之周禮四金之奏二曰金鐃以止鼓如鈴無舌搖柄以鳴之二人掌相在左禮云理亂以相制如小鼓用皮為表實之以糠拊之以節樂二人掌雅在右禮云訊疾以雅

以木為之狀如漆筩而揜口大二尺圍長五尺六寸以
羖皮鞔之旁有二紐縣畫賓醉而出以器築地明行不
失節武舞人服弁平巾幘金支緋絲大袖緋絲布裲襠
甲金飾白練褴襠錦縢蛇起梁帶豹文大口布袴烏皮
鞾工人二十數于舞人之外武弁朱褠革帶烏皮履白
練褴襠白布襪殿庭仍加鼓吹十二案義鏡云帝設氈
案以氈為狀也今請制大狀十二狀容九人振作歌樂
其狀為熊羆貙豹騰倚之狀以承之象百獸率舞之意

分置于建鼓之外各三案每案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二人簫二人笳二人十二案樂工百有八人舞郎一百三十有二人取年十五已上弱冠已下容止端正者其歌曲名號樂章詞句中書條奏差官修撰從之

歐陽史崔棁傳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亾失已久棁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庭設宫懸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黄紗袍白中單白練襠褠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襠甲金飾白練襠文錦螣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皮

執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案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案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二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昭德武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柷金帛羣臣左右覩者皆贊歎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䆿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庭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慝如蕯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

漢高祖受命之年秋九月權太常卿張昭上疏奏改一代樂名其畧曰昔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殿庭徧奏六代舞所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周室既衰

王綱不振諸樂多廢惟大韶大武二曲存焉秦漢已來名爲二舞文舞韶也武舞武也漢時改爲文始五行之舞歷代因而不改貞觀作樂之時祖孝孫改隋文舞爲治康之舞武舞爲凱安之舞貞觀中有秦王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二舞樂府又用爲二舞是舞有四焉前朝行用年深不可遽廢俟國家偃伯靈臺即別召工師更其節奏今改其名具書如左祖孝孫所定二舞名文舞曰治康之舞請改治安之舞武舞曰凱安之舞請改爲振

德之舞貞觀中二舞名文武功臣慶善樂前朝名九功舞請改為觀象之舞秦王破陣樂前朝名為七德舞請改為講功之舞其治安振德二舞請依舊郊廟行用以文舞降神武舞送神其觀象講功二舞請依舊宴會行用又請改十二和樂云昔周朝奏六代之樂即今二舞之類是也其賓祭常用別有九夏之樂即肆夏皇夏等是也梁武帝善音樂改九夏為十二雅前朝祖孝孫改雅為和示不相沿也臣今改和為成取韶樂九成之義

也十二成樂曲名祭天神奏豫和之樂請改為禋成祭地祇奏順和請改為順成祭宗廟奏永和請改為裕成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和請改為肅成皇帝臨軒奏太和請改為政成王公出入奏舒和請改為弼成皇帝食舉及飲宴奏休和請改為德成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正和請改為扆成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請改為胤成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請改為慶成郊廟俎入奏雍和請改為騂成皇帝祭享酌獻讀祝文及飲

福受胙奏壽和請改為壽成祖孝孫元定十二和曲開元朝又奏三和遂有十五和之名凡制作禮法動依典故梁置十二雅蓋取十二天之成數契八音十二律之變輒益三和有乖稽古又緣祠祭所用不可盡去臣取其一焉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宣和請為師雅之樂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奏祴和請廢同用弼成享先農耕藉奏豐和請廢同用順成已上四舞十二成雅樂等曲今具録合用處所及樂章首數一一條例在下

其歌詞文多不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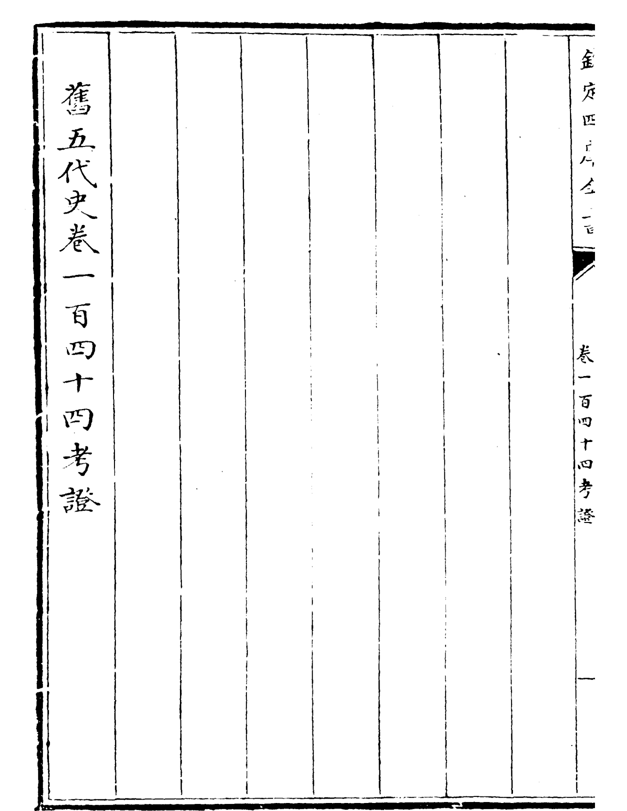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考證

志六樂志上廟室酌獻舞武成之舞　原本脱成字今據五代會要增入

以雉羽分析連攢而為之　連攢原本訛運攢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朱襌革帯　襌原本訛搆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七

樂志下

周廣順元年太祖初即大位惟新庶政時太常卿邊蔚

上疏請改舞名其略云前朝改祖孝孫所定十二成之

名文舞曰治安之舞武舞曰振德之舞今請改治安為

和政之舞振德為善勝之舞前朝改貞觀中二舞名文舞曰觀象之舞武舞曰講功之舞今請改觀象為崇德之舞講功為象成之舞又議改十二成令改為順十二順樂曲名祭天神奏禋成請改為昭順之樂祭地祇奏順成請改為寧順之樂祭宗廟奏裕成請改為肅順之樂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成今請改為感順之樂皇帝臨軒奏政成請改為治順之樂王公出入奏弼成請改為忠順之樂皇帝食舉奏德成請改為康順之樂皇帝

受朝皇后入宮奏扆成請改為雍順之樂皇太子軒懸
出入奏肩成請改為温順之樂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
歌奏慶成請改為禮順之樂郊廟俎入奏騂成請改為
禋順之樂皇帝祭享酌獻讀祝及飲福受胙奏壽成請
改為福順之樂梁武帝改九夏為十二雅以協陽律陰
吕十二管旋宮之義祖孝孫改為十二和開元中乃益
三和前朝去二和改一雅今去雅只用十二順之曲祭
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師雅請同用禮順之樂三公

升殿下階履行同用弼成今請同用忠順之樂享藉田同用寧順之樂曲詞文多不載五代會要邊蔚請添召樂師令在寺習樂勅太常寺見管兩京雅樂節級樂工共四十人外更添六十人内三十八人宜抽教坊貼部樂官兼先除二十二人宜令本寺照名充填仍令三司定支春冬衣糧月報聞奏其舊管四十人亦量添請

世宗顯德元年即位有司上太祖廟室酌獻奏明德之舞五年六月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太常雅樂十一月翰林學士竇儼上疏論禮樂刑政之源其一曰請依唐會要所分門類上自五帝迄于聖朝凡所施為悉命編

次凡關禮樂無有闕漏名之曰大周通禮俾禮院掌之其三曰伏請命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于聖朝凡樂章沿革總次編録繫于歷代樂録之後永為定式名之曰大周正樂俾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務在齊肅詔曰竇儼所上封章備陳政要舉當今之急務疾近世之因循器識可嘉辭理甚當故能立事無愧莅官所請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宜依仍令于内外職官前資前名中選擇文學之士同共編集具名以聞委儼總領其事所須

紙筆下有司供給六年春正月樞密使王朴奉詔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為宮之法并造律準上之其奏疏略曰夫樂作于人心成聲于物聲氣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鍾之聲為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黄鍾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為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于八音著之于歌頌宗周而上率由斯道

自秦而下旋宫聲廢洎東漢雖有太子丞鮑鄴興之人亾而政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黄鍾之宫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鍾蓋不用故也唐太宗復古道乃用祖孝孫張文收攷正雅樂而旋宫八十四調復見于時在懸之器方無啞者安史之亂京都為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紕繆逮乎黄巢之餘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亾集官詳酌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商

盈孫案周官考工記之文鑄鎛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
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樂器之
狀殊無相應之和逮乎朱梁後唐歷晉與漢皆享國不
遠未暇及于禮樂以至于十二鎛鐘不問聲律宮商但
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
黃鐘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于是乎泯絕
樂之缺壞無甚于今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思復三
代之風臨視樂懸親自考聽知其亾失深動上心乃命

中書舍人竇儼參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粗加和會以臣嘗學律歷宣示古今樂録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遂以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虚徑三分為黄鍾之管與見在黄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為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弦宣聲長九尺張弦各如黄鍾之聲以第八弦六尺設柱為林鍾第三弦八尺設柱為太蔟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設

柱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為應鍾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為蕤賓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為大呂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為夷則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為夾鍾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設柱為無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為中呂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設柱為黄鍾之清聲十二律中旋用七聲為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

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伏以旋宮之聲久絶一日而補出臣獨見恐未詳悉望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校其得失然後依調制曲八十四調曲有數百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謂之黄鍾之宮今詳其音數内三曲即是黄鍾宮聲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樂至于用曲多與禮文相違既不敢用唐為則臣又懵學獨力未能備究古今亦望集多聞知禮文者上本古曲下順常道定其

義理于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何曲聲數長短幾變幾成議定而制曲方可久長行用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并所定尺所吹黄鍾管所作律凖謹同上進世宗善之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兵部尚書張昭等議曰昔帝鴻氏之制樂也將以範圍天地協和人神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器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凫氏鑄金伶倫截竹為律呂相生之算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于管弦宣之于鐘石然後覆載之

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風從律而不奸五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于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陵夷漢初制氏所調惟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别音深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準調旋相為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為三百六十傳于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呂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準法屢有言者事終不成

錢寖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律法寂寥不傳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鼓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為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羣黨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玆琵琶七音以應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為宮復為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全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儒官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隋氏郊廟

所奏惟黄鍾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但七調而已其餘五鍾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縵樂九部迄于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受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萬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竝施鐘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廟之韻皆調自安史亂離咸秦盪覆崇牙樹羽之器掃地無餘戛擊搏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絶臣等竊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曠不能常春人亾則音息世亂則樂

崩若不深知禮樂之情安能明制作之本陛下心苞萬
化學富三雍觀兵耀武之功已光鴻業尊祖禮神之致
尤軫皇情乃睠奉常痛淪樂職親閲四懸之器思復九
奏之音爰命廷臣重調鍾律樞密使王朴採京房之凖
法練梁武之通音攷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
九變積累黍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
之前文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施于鐘簴足洽簫韶臣等
今月十九日于太常寺集命太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

黄鍾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凌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
依新法敎習以備禮寺視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
朝大禮合用十二管諸調竝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
廣順中太常卿邊蔚奉勅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樂曲
歌詞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法曲調聲韻不協
請下太常寺檢詳校試如或乖舛請本寺依新法聲調
别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永為一代之法以光六樂
之書世宗覽奏善之乃下詔曰禮樂之重國家所先近

朝已來雅音廢墜雖時運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擊拊之音空留梗槩旋相之法莫究指歸樞密使王朴博識古今懸通律呂討尋舊典撰集新聲定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其王朴所奏旋宮之法宜依張昭等議狀行仍令有司依調制曲其間或有疑滯更委王朴裁酌施行自是雅樂之音稍克諧矣

右雅樂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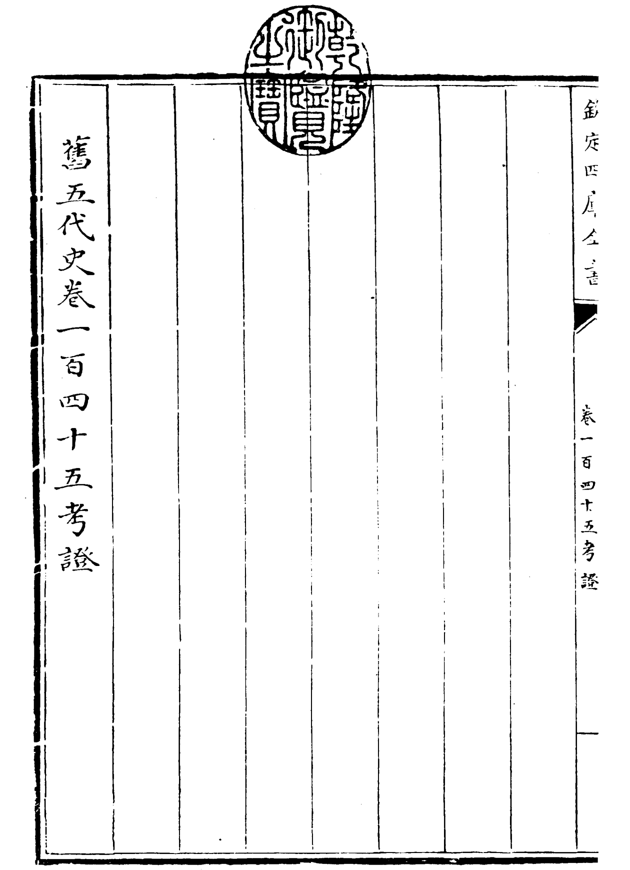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考證

志七樂志下太子丞鮑鄴　鮑鄴原本訛鮑節今據五代會要及文獻通考改正

十二鎛鍾　鎛鍾原本訛鍾鎛考隋書樂志宮懸各設十二鎛鍾于其辰位則知鍾鎛之為鎛鍾也今改正

漢初制氏所調　制氏原本訛知氏今據漢書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考證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陳山紀